

馬列主義與愛國主義

切斯諾科夫著

楊

逸譯

中外出版社

馬列主義與愛國主義

切斯諾柯夫著 楊逸譯

馬列主義與愛國主義

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 об
Отечестве и Патриотизме

著 者 Д. И. Чесноков

譯 者 楊 逸

原出版者 蘇聯政治書籍出版局

譯本出版者 中 外 出 版 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電 話 (二) 〇六七九

原書刊期 一九五〇

譯本刊期 一九五一年八月初版

☆有版權☆

京初(0001—6000)

目次

- 一 獨佔資本主義時期以前的無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祖國……………一一
- 二 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和祖國……………二〇
- 三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無產階級和祖國……………三三
- 四 社會主義祖國和蘇維埃愛國主義……………六〇

馬列主義與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曾發生過並且現在仍在發生着大的作用。這種作用在現代是尤其增大了。這種情形可以拿什麼來說明呢？爲什麼在今天一談起愛國主義，尤其是一談起蘇維埃愛國主義問題的時候，就覺得它具有那麼重要的意義呢？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上建立起來了。由於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建立，才把愛國主義的新的典型——蘇維埃愛國主義引入了生活。繼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力量對比，更發生了新的變化——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變

化。蘇聯及其武裝力量對希特勒德國及帝國主義日本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世界各國中的對法西斯及反動派進行鬥爭的人民大眾的政治活動底空前發展，使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發生了新的缺口。歐亞兩洲有許多國家都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這些國家都變成了人民民主國家。現在在這些國家人民的面前擺着一個問題——如何鞏固他們新的祖國。

最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尖銳化，帝國主義力量的更進一步的削弱，世界反動力量底中心轉到了美國，以及美帝國主義征服全世界的野心，統統都威脅着許多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在這些國家人民的面前，關於保護自己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問題，關於把真正愛國分子統統都團結起來去和帝國主義的擴張作鬥爭的問題，是尖銳地被提出來了。在我們時代起着愛國主義作用特別是富有重要意義的愛國運動作用的情形就是這樣。在今天，愛國主義和愛國運動的問題；是和祖國，和勞動大眾對它的關係分不開的。

大家都知道，列寧對於祖國的了解，首先是人民生活並勞動在其中的社

會、政治，以及文化的環境。

關於祖國這一問題，曾隨着資本主義的產生而被特別有力和特別尖銳地提了出來。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資本主義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民族出現的過程，也是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這些國家實現了並且鞏固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以及文化的環境。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是在資本主義形成這個時期出現的，這時期，可以算是資產階級祖國形成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又是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制度生產方法，反階級制度的尖銳而緊張的鬥爭分不開的。

在這一方面，十八世紀末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便是最好的例子，當時人民已經起來和封建社會制度作鬥爭，和封建剝削作鬥爭。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的人民大眾還不能意識到他們的英雄主義，忘我犧牲，以及奮鬥流血在客觀上都爲新的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掃清道路。人民大眾都天真地相信代替封建主義即將到來的便是真正的『自由、博愛、平等』，新誕生的民族國家也將是

人民的國家。

法國人民大衆對國內封建貴族的鬥爭是和他們對歐洲（特別是普魯士和奧地利）反動的封建君主政體的鬥爭結合在一起的，當時歐洲的反動封建君主政體就曾組織過反對青年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遠征軍。

保皇黨、貴族，當時都是內部反革命的御用者，是敵視革命的法蘭西底外國仇敵的幫兇。反之，那些革命者，民主主義者，封建主義和貴族的敵人，在那種情形之下倒都是那個新誕生的資產階級祖國的熱烈的擁護者，愛國者。在十八世紀末葉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愛國者』這一字，在法國是象徵着『公民』和『革命者』的意思。在意大利，也就和在法國一樣，在肅清封建割據，爭取意大利民族再團結的運動中，人民大衆是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底革命力量，也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去建立了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同時，反對國內叛逆貴族的鬥爭也是和反對外國壓迫者——奧、匈兩國及一部分法國人——的鬥爭結合起來的。

在帝俄，那兒顯着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特點的帝俄，反對農奴制度和君主專政的民主主義運動，也是和邊區各民族底民族自由的鬥爭結合起來的。至於農民佔大多數的俄國人民和他的利益的代言人——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則就不同了，他們的反對農奴制度和君主專制的愛國主義鬥爭，是和反對那個扮演着歐洲憲兵角色的沙皇制度的殖民政策的鬥爭同時並行的。

人民大眾的愛國主義，在他們和封建主義及農奴制度作鬥爭的時期，在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時期，是有如下的幾個特徵：第一，是對階級，封建主義壓迫和農奴制度的仇視，和它們作堅決的鬥爭，和垂死的、反動的封建主義制度鬥爭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特質；第二，是民族一致的覺悟（在這個時期，那些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已經形成了），這種覺悟是喚起人民大眾對民族壓迫作鬥爭、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强有力的動機；第三，是愛人民的感情，自己對祖國責任的覺悟，爲了爭取祖國的解放和自由發展而獻出自己力量的渴望；第四，是人民對人類進步事業的供獻的民族自豪。

雖然在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法國資產階級已經樹立了獨立的力量，而才形成的無產階級還未能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也不能把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人民大眾的愛國主義加以區別，不過，在新興的資本主義時代，當資產階級進行着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進行着建立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鬥爭的時候，民族資產階級是發生過進步作用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爲愛國主義熱情所激動的人民大眾，在反對封建的生產方法和封建——階級制度的鬥爭中，在某一個時候步調是一致的。

但是當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發展時期，特別是在民主主義運動的後一時期（如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意大利加爾波的所領導的運動，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則被壓迫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就一天比一天來得更明顯了，人民大眾的愛國主義（雖然在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那裏也往往被染上民族主義的色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對立就一天比一天鮮明了。

勞動者的愛國主義基礎，是對自己人民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願供獻出

全副力量爲他們的利益而鬥爭。勞動者的愛國主義是把愛自己人民和尊重其他民族及其權利結合起來的。是一個愛國者都極願誇耀自己的民族，但是不能瞧不起別的民族和他們權利，而只算自己民族創造力的進步和開展。真正的愛國主義是和國際主義協調地結合在一起並且根本上是非常博愛的。

與勞動大眾的愛國主義相反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反人民的。民族資產階級所關心的並不是人民的利益，他們所熱望的只是剝削人民的獨佔權。根基逐漸穩固和取得了政權的民族資產階級，並不以壓迫本國人民爲滿足，進一步更想奴役世界各國人民。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和沙文主義——對外擴張思想分不開的在帝國主義時代更特殊尖銳。就在民族資產階級公開走上背叛民族道路的時候，而它的私有財產也馬上就從勞動大眾這方面感到了一種小小的威脅。要把這件事情弄清楚，只消想想法國的那些在法國革命議會時期就都成了干涉軍的幫兇的吉倫德黨黨員們的行爲、法國資產階級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期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爲、或是俄國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在一九一

七年——一九二〇年和英、法、德、美各帝國主義者所幹的陰謀詭計——預備分裂俄國並把它完全送給外人去統治的行爲就已經足夠，而最近的一些例子也就無須再逐一列舉了。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矛盾在鞏固了的資本主義時期已經特別明顯，達到了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時代，更是達到了極端的尖銳化。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這一時期不斷地暴露出自己的反動本質，它在沙文主義、種族主義、以及世界主義——反動的帝國主義思想等等形式之下表示出來。民族資產階級，只有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內，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才可能發生相對的進步作用，就是這一點，也要在他們參加反對外來壓迫的民族解放鬥爭中才能辦得到。

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出現那一天起，它就有機地和世界主義分不開。資產階級在獲得國內的政治和經濟上的統治以後，就更在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旗子之下進行着爭取世界市場和奴役其他民族的鬥爭。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本質上只是同一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兩方面。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資產階級手裏就必然要成爲壓迫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工具，並且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就會採取世界主義的形式。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反對者。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斷用什麼『民族統一』的謊言去掩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處心積慮地去製造出資產階級的那種剝削『本國』的人民的獨佔『權利』以及和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爭奪統治其他民族的『權利』的必要性。與此完全相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則表現着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它所特別關心的是消滅私有財產和剝削，消滅包括民族壓迫的各種壓迫的形式。爲和民族壓迫而進行的鬥爭，組成了各民族、各種族的無產階級合作的最重要的條件，這種條件，在取得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成功這一點上來說，是完全必要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旗子，也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旗子。誰要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藉口之下背叛這面旗子，誰就是從無產階級立場轉變爲資產階級的立場。

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無法和解的敵對口號，它們代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大階級陣營，而在民族問題這一方面也表現着兩種政策（更正確一點說，是表現兩種世界觀）。』（註）

由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於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的敵對。建立在階級利益的共同性上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大團結，是主張各民族無產階級之間一律平等、互相尊敬和友愛，在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互相幫助。世界工人運動是和無產階級大軍任何一隊的鬥爭的民族及歷史條件分不開的，它支持並領導所有真正的民主運動，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和人民羣衆爭取總的民主鬥爭和諧地配合起來，充分重視他們的愛國主義傳統。

世界主義的和否定民族及國家界限的資產階級『國際』的宣傳，一向就是

『強者』對『弱者』無限統治的宣傳，是帝國主義強盜夢想統治全世界的思想根據。在目前，世界主義正是美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鬥爭的思想工具，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表現。我們可以在臭名遠揚的『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和北大西洋公約中，找到世界主義的思想上和政策上的體現。這種反動的只是打算由美帝國主義去奴役世界上其他各國家和民族，當然首先是想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發動新的戰爭。反對世界主義思想的鬥爭，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擴張的鬥爭，各國人民的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也就是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

一 獨佔資本主義時期以前的無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祖國

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在西歐許多國家中都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

法。在這些國家裏資產階級都鞏固了自己的政治統治。而在東歐（首先是俄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則樹立的比較遲些。

十九世紀中葉，工人階級出現在世界歷史舞台。這時候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變成社會，政治生活的確定力量。在那些鞏固了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出現了兩種互相敵對的力量——代表所有被壓迫與被剝削者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和貪婪的、反人民利益的民族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時代，每一個國家的文化都有兩種：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文化，另一方面是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因素。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文化，它的在每一個民族文化都存在着並體現着它的優秀傳統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因素，是絕對地和每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立的。

資產階級利用其經濟上的統治、國家政權和影響羣衆精神的各種手段，保護了和保護着反人民的資本主義制度，扯謊地把它存在和民族利益，民族文化及祖國聯系起來。

資產階級的那些『學者』奴才歪曲着歷史，把人民的，首先是農民的爱國主義的高潮，把他們在反封建時期，民族解放戰爭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捍衛祖國引證來作例子，極力想找出在已被確定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也有保護它的必要。當然，資產階級的那些歷史家、社會學家、政治家都絕不肯去說反封建戰爭中的『捍衛祖國』的爱國主義，是人民大眾反對地主階級、農奴制度、以及君主專政的革命鬥爭的具體表現，絕不肯去說資產階級在這種鬥爭中，照例是暴露出了它的脆弱性和不徹底性，而在革命高潮時期，它還會出賣人民的利益，和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取得妥協。反封建戰爭時期農民階級愛國主義傳統的真正的承繼者，是在新的條件之下爲自己祖國的進步而鬥爭着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

反對封建——農奴制度和民族壓迫的農民鬥爭，是革命——民主主義和爱國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使社會在其發展中實現了進步，肅清了封建主義並確立了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無產階級的對於用民族團結的美名作偽裝的